晶報

定報價格：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。中國境內每月二角，半年一元一角，全年二元。日本同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，均作大洋計算。報費先惠，郵費在內，郵票加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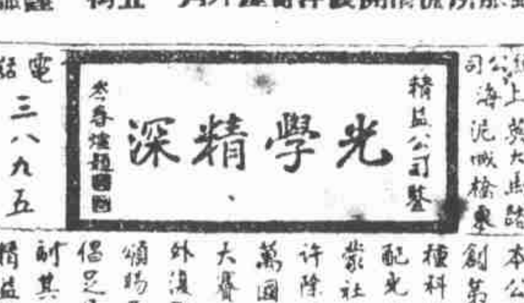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

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

第三百〇五號

廣告刊例：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，每期刊費洋五角，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，零星照算，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，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。





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

本會之發起有兩大要素：一曰合羣。人生世間，不可孤立無助，所以貴有朋友，有友尤貴有團結性。……

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券每張位一用足一年售洋念元



汪洋傳

（清史館纂修晶報記者袁克文撰）

汪洋、字子實、安徽旌德縣人也、其先世、行賈揚州、遂家焉、洋初承先業、既冠、棄之而讀、時猶試未能、猶尚帖括、洋獨負遠志、攻經世學、創小學校、躬爲講授、一時才能、多所由出、旋思周覽天下名山大川、鴻曠懷負、遂去揚州、至上海、値抗制美利堅物產之役、登高陳說、慷慨勵人、乘庶意氣、彌以堅厲、又走天津、主撰通報、大塊縱橫、驚發遐邇、奉天主東三省日報者、慕聲延之、爰棄筆、越塞而北、滿洲錫良、總督東三省、審其素行、輒予任使、許世英、鄉人也、官奉天、尤推重、國變後、從世英、歷游日本俄羅斯諸國、心觀既廣、議益超宏、世英巡按福建、以洋長教育實業一科、爲幕中上材、獨邀信倚、世英入閣、長內務、遷交通、咸從爲秘書、牘書劇煩、從容鄭黍、世英綮其勤瘁、請簡江蘇電政監督、兼上海電報局局長、際南北徼擾、地居樞鑰、措措優裕、望遂騰隆、淞滬護軍使盧永祥、延爲秘書、何豐林、繼護軍使、使長滬北工巡局、桑膺要職、罔或乖墜、而焦勞積漸、病遂作矣、歲辛酉春、鼻間微壞、誤庸醫言、施刀圭而疽潰、再誤庸醫、剖右頰、面肉殆盡、醫歛手曰、疾不可爲矣、洋心知將不起、乃作病榻流離記、用砭醫害、口授其子大燧、使錄之、未竟、卒、時年四十又二、洋操行潔廉、家無儲宿、旣卒、孤遺幾無以食焉、治文宗桐城、而疏其冗滯、詩法北宋、而潤其澀枯、且喜爲滑稽文、輒授晶報刊之、別署曰影廬、曰影生、曰破園、曰石皮、曰聽鼓人、南中南社、洋亦與焉、贊曰、昔人之行也、以貪恥、今人之行也、以潔辱、洋獨矯然自異、廼於濁溷、罔所濡縛、尚已、而壽僅中年、疾云惡疽、死於刀圭、胡天之厄於賢耶、

亂車中之米田共

（丹翁）

汽車是甚麼人乘的呢、我們那裏能知道、但見這幾日報紙上登着汽車行的告白、說明白是請富翁看的、坐一個鐘點、還要若干洋錢、自然是富翁了、但是他傷了人以後、分外顯出他的勢力來、可見得坐在裏廂的、還不是豬頭三的富翁呢、「米田共」諸君都該知道他的身分、他萬夢想不到也有坐汽車的這一天、前幾天報紙上載着、本埠已經有裝糞的汽車描傷人的事、照這樣看來、裝着糞的汽車、也一樣闖禍、完全要怪汽車這樣東西、斷非有勢力的富翁、拿人命當兒戲、坐汽車的、當然不負責任了、我有個愛騎兩條腿驢子的朋友、他獨說不對、他在法界馬路上、因爲避垃圾汽車、將一隻門牙跌掉了、他所以說我總是愛恭維有勢力的富人、再請問他的原故、他說、必得汽車裏廂坐的是糞和垃圾、他才不能怪他、因爲糞和垃圾不是個人、自然不能以人道責備他、但是坐在裏廂的、旣是個人、這個人就情願自已說、我是個糞和垃圾、闖下禍來、我們總算上了他的當了、

兩個老頭子

（老孫）

□兩副老骨頭　□兩顆臭豬頭

兩個老頭子、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、去死都不遠了、偏生那兩副老骨頭、都還有些勁道、有人要推他去、又有人要拉他來、推的、拉的、力量都很不小、我就着實替他們擔憂、怕他們的老骨頭、都要就此散板了、而誰知道不然、一個、已被人家推去了、拉他來的人、「總算失敗了、他那副老骨頭、居然無恙、一個、已給人家拉來了、推他去的人、也算失敗了、他那副老骨頭、也居然無恙、這兩個老頭子、可眞算得是兩條好漢哪、這兩條好漢、畢竟是誰、「哈哈、說起來、來頭是很大的啊、一個、是周家的尚父、釣於渭水之濱的、一個、是商代的阿衡、耕於有莘之野的、你想、他有多麼闊啊、他的勁道兒、有多麼大啊、但是到了今日、也就怪可憐似的了、恭維些說、是兩副老骨頭、老實些說、是兩顆臭豬頭、哈哈、

爲飯牛翁解嘲

（丹翁）

□參看飯牛翁之俚歌

求疵人貜幾何疵。恨煞生兒郭子儀。報紙高低聊復爾。唐書新舊不饒伊。牛名飯矣飽難得。豹有文焉隱亦奇。（謂吹毛客）歸傳南山拜君子。您吹毛我敢吹皮。

□俚歌一首謝吹毛客

抱筆戲言郭子儀。吹毛嘉客肯求疵。多承指點差池處。一瓣心香拜我師。

（飯牛翁）

爲半月進一言

瘦鵑、不佞最推服者也、半月、不佞最愛助者也、故於半月、美則譽以揚之、瑕則求以滌之、進焉去瑕、期以盡善、首期作者、不佞於天笑鈍根民哀瘦鵑外、無一識者、偶有褒貶、決無偏私、卷中不當處、丹斧已先我言之、茲猶有進者、指嚴喜妄造掌故、故僞謬百出、所載張之洞在京眷一女伶云云、稍知光宣舊事者、必哂其妄也、小蝶不忍詞、不特亂押江寒删三韻爲可笑、其第一首、『十年郎署困詞曹』不知小蝶何時爲郎、所困又何署耶、又第三首、『長安兵氣化爲烽』兵氣中無烽烟耶、烽烟非兵氣耶、小蝶正求學之年、瘦鵑愛之、似不可以稿之取舍爲酬應也、不佞旣愛半月、豈忍坐視爲人所詬病哉、願瘦鵑精而益精、嚴而益嚴、宏美藝之曙光、執雜誌之牛耳、情面二字、萬不可顧、半月前境、無益止焉、瘦鵑深悉不佞之愛半月、諒不以鄙言爲罪也、其中海上說夢人所著臙粉燧脂錄、爲海上十餘年來、大家閨幃中實事、深有關於社會之變遷、其價値猶在歇浦潮之上、讀者勿尋常視之、惟盤說夢人、源源續續、勿竟輟止、不特半月之幸、實讀者之至幸焉爾、

汪破園先生遺像

再論趙子龍招親

（小隱）

連日友人、多有以趙子龍招親、是否果佳爲詢者、蓋因予與穆詩樵先生善、疑予前論、或有感情之作用、爰就未盡之意、特再引而伸之、方予之未觀趙子龍招親也、亦頗懷疑、以爲是戲、蓋與諸葛招親七擒孟獲狸貓換太子等、一邱之貉耳、旣觀是戲、則知凡予所謂新舊夾雜、有背成規者、皆不多見、即有一二趨時之處、亦均可以說得過去、足見編者之苦心、如開幕見、爲新劇之定法、是戲雖亦有用此法之處、然開幕時、打急急風、幕旣開後、正角猶用鑼鼓上場、此猶舊戲之擺切末辦法、實爲得宜、又如髯口、皆仍舊式、行頭亦未若亦舞臺七擒孟獲之奇形怪狀、此指劉備方面而言、若趙範、雖似涉於新奇、然爲反面、似亦不妨、七晉聯彈、以及舞綢帶、機關布景等、在今日海上、幾成必不可少、不如是、即不能成爲新排之戲、即不足當海上周郎之一顧、此等風氣、實爲厲由者所造成、舞臺爲營業計、知其不可而爲之、固亦不能深責也、嘗謂爲詩調平仄、押韻脚、爲不易之成法、詩之佳不佳、是另一問題、然苟準此成法、方得謂之曰詩、趙子龍招親一劇、在詩中、即屬調平仄、有韻脚、佳否姑不論、可以謂之曰詩矣、今之鴛鴦派人語氣、樹木能說話之新體、雖亦名之爲詩、未可以成法相繩、是皆七擒孟獲諸葛招親之流、嗜痂雖亦有人、究未可與舊詩相提並論耳、

草此甫竟、忽閱某報、譏予之稱許林樹森、爲喜外江派、夫外江派、亦有佳者、吾但問佳不佳、不問其江之內外也、林樹森派出外江、然有時漸就內江、是未可因其居於江外、而不許其進於江內也、由外以至內、謂之向上、不可不有以獎之、若芙蓉草、固江之內者也、今且日趨於江外、亦未可因其本居江內、遂可恕其趨於江外也、由內以至外、謂之就下、殊似未敢謬贊、舟於鮑超招親中、見芙蓉草、兩手端一巨大木質洗衣服盆、傴背彎腰、不良於行、而猶大唱其西皮搖板、此種身段、豈亦來自內江乎、以視林樹森之外江果何如、若必芙蓉草方謂之內江、則吾甯舍內而取外也、

友人復有問於予者曰、趙子龍招親劇中、有一至要之人物、何以付諸不論之列、意在張文艷也、予於女伶、向不屑談、際此捧旦之風日熾、芙蓉牡丹、（綠而非白）聚壓紛紜、已足令人齒冷肉麻、若再因一女伶、而入於若猶漩渦中、未免自貶過甚、不如不論之爲妙耳、

□魔天臺　乾榮有聘書在此、望即飛來一晤、并取去上任也、（丹）

□施濟羣先生鑒　示悉、新聲五期續出甚妙、惟來書云、中秋出版、何遍求不得耶、煙齋雜詩卷二、早由小隱交謁弊矣、附有拓本甚多、幸察之、（寒雲復言）

□答爲鈞、有、（發部行）

□瘦鵑先生惠半月第一期　中華圖書館、惠禮拜六一百廿七期、謝謝、（寒雲）

愛克司光錄

（第二集）　（李涵秋著）

□十五□

冒風雪戰士夜歸家　賞鶯花美人春中酒

范氏在旁早插口說道、梅伯伯便請你老留心罷、若是僥倖成功、我做一雙布鞋子酬謝你、…梅貴哈哈大笑說道、嫂子說那裏話、師爺的令郎、還不和我梅貴的子姪一樣、若談到酬謝的話、倒覺得客氣了、…說着又搖了搖頭、嘆道、唉、中國當兵的朋友、若都像你府上的少爺、不但是我們小百姓的造化、而且也不至叫太太他們担心、我適才告訴你們的話、還不曾說得完呢、（話筆中的材料、當然取之不竭、用之不窮、）太太便因爲這件事、特地將我喚入密室、低言巧語、和我商議、說兵變一經鬧動了頭、是再消弭不得的、西半邊崩了銅山、東邊的鐘、說要叮叮噹噹響起來了、「我們這揚州城裏、雖猜不出駐紮多少人馬、然而一旅的兵隊是准有、萬一高興搗起亂子、那可就了不得了、我們這樣公館、縱不能算是有錢、•梅貴說到這裏、又將眼睛擠了擠、冷笑說道、他雖這樣說、誰肯相信、沒錢沒錢、這幾年以來、老爺都當的闊差使、多沒有、這方數是准准的、•••當下便伸直了五個指頭、對着他們夫妻倆臉上照了照、（小人在背後譏誚主人、如畫、）重行笑道、太太又說總歸我們住的這地方壞了、南河下一帶、人提起來、都說是鹽商富戶、萃聚之所、丘八太爺耳目最靈、料想沒有個不知道的、三十六計、走爲上計、我想不如搬向鄉村裏去躲一躲也好、你在那黃金垻、要稱得也是個地頭蛇哩、累你替我辛苦一躺、看有合巧房屋、暫租一處也好、太太雖這樣說、其實是師爺曉得的、像我們這鄉村地方、打那裏去尋覓公館呢、我想來想去、只有東頭那座古廟天廟、前後倒也有五六進的殿宇、叵耐又朽敗得不成模樣、我便替那雪機大和尚打了一個計較、不妨趁這機會、大大嚴我們太太一盤竹槓、叫他拿出銀子來重新修理、好在做官的錢、來得也不明不白、樂得借此替菩薩妝飾妝飾、也不爲過、萬一動了工、我便荐師爺去充當監督、老實說多少都要在這裏撈摸他幾個、賀訪搖頭說道、這個怕不好罷、你們小姐年紀也漸漸長成了、太太又是女流、你將他們弄到和尚廟來居住、叫外人瞧着也不雅相、梅貴拍手打掌的笑道、我不料師爺到今日還是這般迂闊、說出話來、都叫人發笑、小姐今年十九歲、借着上學校爲名、那一天不和些少年男子們、在一處廝混、我只不信、他不怕想他做堂客的學生、倒轉怕還不能娶堂客的和尚、賀訪嘆着說道、原來你們小姐也還這樣開通了、我記得教他念書的時候、他頭上還結着一對了角兒、他的學名還是我起的呢、不是叫做梅孝貞、•••

李兆珍

（林屋）

•••老當益壯•••

光緒末葉、僕官直隸、與李兆珍爲同寅、固嘗識之、惟彼以太守、僕以小令、彼以老輩、僕以壯夫、不得爲忘年忘貴交也、俄而有開州牧章嶷、宪殺節婦案起、僕與同官數人、奉提法司委、迭赴開州密查、廉得寃情、提據實陳覆、於是提法使力主平反、提法使者、皖桐城人、曰李樹棠、有氣節、以執法嚴正不畏強禦稱者也、時楊士驤督直、愛章嶷欲庇之、委李兆珍覆查、同官皆以爲李旣老吏、且有能名、節婦案必昭雪矣、詎意李忽避去、改官豫省、同官皆莫測所爲、僕曰是其所以爲老吏有能名也、護節婦、則章嶷罪定、恐失制軍之意、袒章嶷、則節婦雖不足惜、而提法使之倔強、殊亦可畏、於是決然舍去、氣節雖難言、高蹈固可尚也、同官曰、果其高蹈、又何憾焉、第特有奧援、去此適彼、爲美仕也無異、非巧宦而何、僕聞之無以應也、及民國、李果升按使、擢參政、顯貴矣、今以杖國之年、復出長皖、時論皆笑其老、僕曰非惟年老、其識亦老、民國以來爲長官者、雖納賄明私、無所避忌、然一有反響、輒廻翔不前、必俟疏通、方肯就任、所以存顏面也、今李於全省反對舉國譁然之時、毅然任職、非老謀深識烏能爲此、謂之老當益壯、誰曰不宜、

與少卿談劇

（續）　（求幸福齋主人自北京寄）

但是這位先生改的劇詞、實在不敢恭維、失街亭的引子、『兩代賢臣』硬改作『一片丹誠』、你從音韻的基礎上立論、已把他駁倒了、今又看見他的擊鼓罵曹改本、上場引子、竟改成『平生飢溺•••切先憂•••有志難酬』、這眞不像人話、（即或像話也太酸了）大凡改詞、總須改得近情理、唸出來、還得大家一聽都懂、不是隨便可以亂要文的、他那句『平生飢溺切先憂』七個字一齊唸、已怪不好聽、台底下羣衆、准聽不出字義來、況且唸這種引子、照例是先將前四字作一句讀、中間來一個三字句、末了四字句收、今先劈頭唸一個『平生飢溺、』恍惚說餓了一生、又在水裏泡了一生、這簡直是余大雄所說的奢麼話了、我不怕你兒、你若能夠帮助疑始把這段故事辯出個道理來、就算你封了舌辯侯了、你勸我多從遂學戲、我實在苦於沒有興致、加之近來也學寒雲北面夫容、有了每天八銖的小隱、（二十四銖爲兩、我要北面三日、實行晶字主義、）唸音大壞、只好瞎地鬧罷了、近見有雙獅圖劇本、喜其有一二句甚好、爲改正一下、其詞曰、『卜寫着考徐策把首頓、拜上寒山三將軍、想當年爾家門遭不幸、有老夫念忠良後代無存、法場上將我的親生孩兒前去抵命、換來了薛蛟兒有一十八春、喜此子長大成人多英俊、文韜武略件件精、望將軍發雄兵早來救應、血海寃仇即刻報清、考徐策在那門日夜相望、下書人他就是薛家後根、一封書信忙寫定、我血拾起快登程、』其中如想當年喜此子等佳句、均是原詞、一氣呵成、入情入理、恨你不在這裏、不然、你拉起胡琴、我來順一順、有什麼不合韻的地方、你改正改正、豈不痛快、寫到此、想起快過中秋了、你快要受人供奉了、我少說點、不來打攪你了、

楚行小記

（一）　（疑始自漢口寄）

不佞以事有兩楚之行、九月六日夜十一時、自京乘京漢車首途、翌日經石家莊順德府、漸入河南境、夜渡黃河、時値秋汎未落、從橋燈光中望見河水洶湧浩瀚、幾有平橋逾堤之勢、向乘津浦車渡魯境黃河、皆未逢水漲之期、一線濁流、廣不逾十丈、無可怪也、此洋洋大觀也、八日午前過信陽州、途中光黃間、田收早稻、山多卉木、已與大河以北絕異、惟峯巒起伏蜿蜒、仍不如江浙之山秀色可餐耳、穿武勝關、入湖北境、風景與信陽以南武勝以北、大致無殊、將至謝家磯、鐵路兩旁田廬盡爲大水所淹、汪洋眞成澤國、直至江岸、乃與江水相接、人言本年江水倒灌、爲害甚烈、而金口堤潰、禍且加甚云、下午五時抵漢口大智門、寓法界波羅館隔壁、時節雖近中秋、而漢口仍甚熱、殆與夏間無異、蚊蠅之多且毒、他處亦不多見、而居人門窗、用簾者絕少、亦可怪也、

滑稽短劇　磕頭討債

（一幕物）　（妙英爾作）

原由　北京航空署、欠了各商家的錢、老實不還、急得那商人在該署廊下長跪磕頭、茲本此項事實、編成短劇、

□登場人物

某棚舖的老板

某洋行的掌櫃

五金舖夥計

瓦木廠夥計

印書局夥計

各雜貨舖夥計

航空署茶房

□佈景　航空署廊下之一室、上書經理處三字、

（棚舖老板）您來了、好早、（洋行掌櫃）阿呀、爲了這筆錢、不知道也跑了有幾十趟了、不但一個大沒有到手、連個人影兒也不見、（老板）你們究竟場面大、還不要緊、我這一個窮舖子、怎麼拖欠得下、您想清河搭棚的款子、本約午節還的、午節不還、屢次向這衙門裏催討、總說到下月歸還、到如今、轉眼兒又是中秋到了、怎麼辦呢、（掌櫃）可不是嗎、您說我們場面大、可知我們有我們的難處、外國人不管什麼、誰放的帳、由誰去討、我們是因爲這裏趕緊要辦理北戴河飛行、在小行裏賒欠了五十餘桶汽油、外國人本來不答應的、有那趙先生擔保下來、說三天就歸還的、到現在已經又半月多了、連這位趙先生也不知去向、您想這可糟不糟、（五金舖、瓦木廠、印書局、以及各雜貨舖的夥計同上、）（各夥）哈哈、我們今天又會齊在一處了、（金夥）這個航空署、眞正是個脫『空』祖師、我們天天到這裏來、終撲一個『空』、（瓦夥）他造房子的時候、早知道是一座『空』房子、我也不賒給他那些磚瓦木石了、（印夥）他要是都是『空』白紙張、我們倒還可收回了去、此刻他印刷了許多東西、一個大不給、怎麼教我們『空』手回去、（各夥）我們天天到這兒來、難道眞個航空署、也和飛艇一般的飛了去罷、要請裏面大人們、想想法子纔行呢、（航空署茶房走出、）（各夥）大叔、請你上頭去回一回、你說各舖子裏的夥計、都在外面伺候、聽候發落、來的也不止一次了、始終沒有見一個錢的面、（茶房）上去回也如此、不回也如此、不怕你凶、只怕你窮、現在許多老爺們、也就有好幾個月薪水沒拿了、便是我們茶房的工食、也積欠了兩月了、你們還是「他賒了我們幾隻鐵箱、過一天再來罷、」大概也『空空』如也了、（各夥）你們的潘署長怎麼樣了、難道他不管的嗎、（茶房）潘署長的老太太死了、他在家守孝、其實也就是躲債、他老人家雖然做了大債主、可是蝨多不癢、債多不愁、各夥中之一夥、挺身而出、涕泣而道、（一夥）俗語說得好、『坐了放債、跪了討債、』只怪我們自已不好、喜歡向各機關放帳、要想貪圖他的厚利、賺錢發大財的走了、此刻却致我們來頂缸、說不得、我們只好實行那『跪了討債』的這句古話了、請各位大人們發點慈悲罷、我們大家跪下來求求罷、棚夥老板、洋行掌櫃、五金店、瓦木廠、印書局各夥計、各雜貨舖夥計、一齊跪下、大家磕頭、（衆）大人們再不還錢、不但小號要倒歇、連我們各夥計也沒有飯吃了、大人們開開恩、發點慈悲心罷、（閉幕）